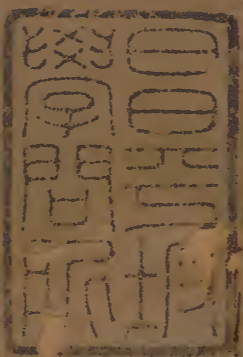


荆川稗編

卷之百十一
卷之百十二



内閣文庫		
漢書	三〇〇九	函
架	六〇	冊
架	五三	函

内閣文庫		
漢書	三〇〇九	函
架	六〇	冊
架	六	函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09
冊數	60 (56)	
函號	366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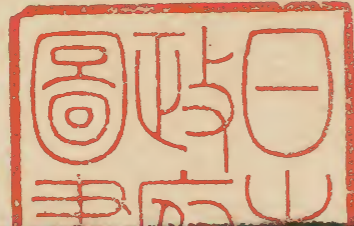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一

淺草文庫

後學歸安茅一桂校

戶九

唐權酒

唐書後同

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廩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麥熟如初二年饑復禁酤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御酒廣德二年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建中元年罷之三年復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州縣總領醕薄私釀者論其罪尋以京師四方所湊罷權貞元二年復禁京城畿縣酒

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免其徭役獨南忠武
宣武河東榷麴而已元和六年罷京師酤肆以榷酒
錢隨兩稅青苗歛之大和八年遂罷京師榷酤凡天
下榷酒爲錢百五十六萬餘緡而釀費居三之一貧
戶逃酤不在焉昭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近鎮麴
法復榷酒以贍軍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方顯其利按
兵請入奏利害天子遽罷之

唐榷茶

初德宗納戶部侍郎趙抃具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
一以爲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亟罷之及

朱泚平佞臣希意興利者益進貞元八年以水災減
稅明年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
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
然水旱亦未拯之也穆宗卽位兩鎮用兵帑藏空虛
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可勝計鹽鐵使王播圖寵以自
幸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浙東西嶺南
福建荆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之天下茶加
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取焉右拾遺李珣上疏諫曰
榷率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歛傷民不可一也
茗飲人之所資重稅則價必增貧弱益困不可二也

山澤之饒其出不訾論稅以售多為利價騰踊則市者希不可三也其後王涯判二使置權茶使徙民茶樹於宮場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為鹽鐵使兼權茶使復令納權加價而已李石為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制武宗即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榻地錢故私販益起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著條約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長行群旅茶雖少皆死雀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僧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園戶私鬻

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園失業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廬壽淮南皆加半稅私商給自首之帖天下稅茶增倍貞元江淮茶為大摸一斤至五十兩諸道鹽鐵使于棕每斤增稅錢五謂之剩茶錢自是斤兩復舊

宋茶法

宋志

宋權茶之制擇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真洲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為軍曰蘄州之蘄口為權貨務六初京城建安襄復州皆置務後建安襄復州務廢京城務雖存但會給交鈔往還而不積茶貨產茶之州官

自為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采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民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茶悉送六榷貨務鬻之民之欲茶者售於官給其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貿易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諸山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聽計直與茶如京師至道末鬻錢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貫天禧末增四十五萬餘貫天下茶皆禁唯川陝廣南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凡民茶折稅外匿不送官及私

販鬻者沒入之計其直論罪園戶輒毀敗茶樹者計所出茶論如法舊茶園荒薄采之不充其數者蠲之當以茶代稅而無茶者許輸他物主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百五百者死自後定法務從輕減茶之為利甚博商賈轉致於西北利嘗至數倍雍熙後用兵切於餽餉多令商人入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為其直取市價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以緡錢又移文江淮荆湖給以茶及顆末鹽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茶鹽于江淮淳化三年秘書丞劉式等請罷諸榷務令商人就

出茶州軍官場筭買既大省輦運又商人皆得新茶
西京作坊使楊允恭言商人市諸州茶新陳相糶兩
河陝西諸州風土各有所宜非參以多品則少利罷
權務令就茶山買茶不可行太宗欲究其利害之說
命宰相召鹽鐵使陳恕等與式允恭定儀召問商人
皆願仍舊式議遂寢二年淮南十二州軍鹽官鬻之
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揚州拆博務者悉償以茶自
是鬻鹽得實錢茶無滯積歲課增五十萬餘貫及南
北和好罷兵邊儲稍緩物價差減而交引虛錢未改
既以茶代鹽而買茶所入不補其給交引停積故商

終所得茶指期於數年之外京師交引愈賤至有裁
得所入芻粟之實價官私俱無利仁宗時交引益賤
京師裁直五千有司惜其費茶五年出內庫錢五十
萬貫令閣門祗候李德明於京師市而毀之乾興以
來西北兵費不足募商人入中芻粟如雍熙法給券
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犀齒謂之三說
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待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
錢得寔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
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
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

井ノ利糸
卷之百十一
三
於茶商獲利無幾茶商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初景德中丁謂為三司使嘗計其得失以謂邊糴纔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當時以為至論厥後雖屢變法以採之然不能亡敝天聖元年更定其法呂夷簡李諮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場茶歲課緡錢五十萬天禧五年纔及緡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緡錢實十三萬除九萬餘緡為本錢歲纔

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預是則虛數多而寔利寡請罷三說行帖射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予之給券辨驗以防私害故有貼射之名若歲課貼射不盡或無人貼射則官市之如舊園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其入錢以射六務茶者如舊制商人入芻粟塞下者隨所在實

辨人系錄 卷之百十一
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以錢一萬為率遠者增至七百近者三百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願得金帛若他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者聽大率使茶與邊糴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為輕重以絕虛估之弊朝廷皆用其說行之期年豪商大賈不能為輕重而論者謂邊糴償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言其不便詔等因條上利害且言嘗遣官視陝西河北以鎮戎軍定州為率鎮戎軍入粟直二萬八千定州入粟直四萬五千納茶皆直十萬以蘄州市茶本錢視鎮戎軍粟直反亡本錢三之一得不償

失弊在茶與邊糴相湏為用故更今法以新舊二法較之舊用三說法京師實入緡錢五十七萬有奇邊儲芻二百五萬餘圍粟二百九十八萬石用新法京師實入緡錢增一百四萬有奇邊儲芻增一千一百六十九萬餘圍粟增二百一十三萬餘石推行新法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於復故欲有以動搖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為浮說願力行之毋為流言所易於是詔有司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然論者猶不已天聖三年詔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等同究利害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

百一十三萬餘斤蓋許商人貼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園戶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園戶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又奸人倚貼射為名強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不可不革十月遂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然自奭等改制而茶法寢壞大約虛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甚者千錢券至京師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三千富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買之法每券直十萬比市估三千倍為六千復入錢四萬四千貼為五萬給茶直十萬詔又損

錢一萬然亦不足以平其直久之券比售錢三千者纔得二千往往不售比商無利入中者寡公私大弊皇祐二年知定州韓琦及河北轉運司皆以為言下三司議三司奏自改法至今凡得穀二百二十八萬餘石芻五十六萬餘圍而費緡錢一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又為緡錢一千二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民用有限權貨務歲課不過五百萬緡今散於民間者既多所在積而不售故券直亦從而錢茶直十萬舊售錢六萬五千今止二千以至香一斤舊售錢三千八百今止五六百公私兩失其利請復行

見錢法一用景祐三年約束乃下詔曰比食貨法壞芻粟價益倍縣官之費日長商賈不行豪富之家乘時牟利吏緣為奸自今有議者須究厥理審可施用若事已上而驗問無狀者寘之重罰是時雖改見錢法而京師積錢少恐不足以支入中之費帝又出內藏庫錢帛百萬以賜三司又入中者寢多京師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動彌歲月至損其直以售於蓄賈之家言利者請出內藏庫錢稍增價售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緡既行而諫官范鎮謂內藏庫權貨務皆領縣官豈有權貨務故稽商人而令內藏乘時

射利傷體壞法莫斯為甚詔即罷之然自此並邊虛估之弊復起至和三年河北提舉糴便糧草薛向建議並邊十七州軍歲計粟百八十萬石為錢百六十六萬緡豆六十五萬石芻三百七十萬圍並邊租賦歲可得粟豆芻五十萬其餘皆商人入中請罷並邊入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時揚察為三司使請用其說因輦絹四十萬匹當緡錢七十萬又蓄見錢及擇上等茶八總為緡錢百五十萬儲之京師而募商人入錢並邊計其道里遠近優增其直以是償之且省輦運之費唯入中芻豆計直償以茶

如舊行未數年論者謂輦運科析煩擾居民且商人入錢者少芻豆虛估益高茶益賤詔翰林學士韓絳等即三司經度絳等言自改法以來邊儲有備商旅頗通未宜輕變唯輦運之費悉從官給而本路舊輸稅絹者毋得折爲見錢入中芻豆罷勿給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償以銀紬絹自是茶法不復爲邊糴所須而通商之議起矣初官既權茶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又嚴於他茶犯者其罪尤重凡告捕私茶皆有賞然約束愈密而冒禁愈繁歲報刑辟不可勝數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

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禁便先是天聖中有上書者言茶鹽課虧帝謂執政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衆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爾景祐中葉清臣上疏曰山澤有產天資惠民兵食不克財臣兼利草茅木葉私不得專封園置吏隨處立筦一切官禁人犯則刑旣奪其資又加之罪黥流日報踰冒不悛誠有厚利重貨能濟國用聖仁恤隱矜赦非辜猶將弛禁緩刑爲民除害度支費用甚大權易所收甚薄剝削園戶資奉商人使朝廷有聚

辨刑科 卷之百一十一
十一
歛之名官曹滋虐濫之罰虛張名數刻蠹黎元建國
以來法敝輒改載詳改法之由非有爲國之實皆商
吏協計倒持利權幸在更張倍求其羨富人豪族坐
以賈贏薄販下估日皆朘削官私之際俱非遠策臣
竊嘗較計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爲率除本錢外實
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
課亦祇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
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令天下通商祇收稅
錢自及數倍即權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
况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權易之官不興輦運之勞不

濫徒黥之辟臣意生民之弊有時而窮盛德之事俟
聖不惑議者謂權賣有定率征稅無彛準通商之後
必虧歲計臣按管氏鹽鉄法計口受賦茶爲人用與
鹽鉄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
刑口數出錢人不厭取景祐元年天下戶千二十九
萬六千有奇丁二千六百二十萬五千有奇三分其
一爲產茶州軍内外郭鄉又居五分之一丁賦錢三
十村鄉丁賦二十不產茶州軍郭村鄉如前計之又
第損十錢歲計已及緡錢四十萬權茶之利凡止九
十餘萬緡通商收稅且以三倍舊稅爲率可得一百

七十餘萬緡更加口賦之入乃有二百一十餘萬緡
或更於收稅則例微加增益即所增至寡所聚逾厚
比於官自權易驅民就刑利病相湏炳然可察時下
三司議皆以為不可行至嘉祐中著作佐郎何昂三
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其
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筭歸權貨務以償邊糴以
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時富弼韓琦曾公亮劫議
決意嚮之力言於帝命韓琦陳升之即三司置忌議
之三司言茶課緡錢歲當入二百二十四萬八千嘉
祐二年纔及一百二十八萬又募人入錢皆有虛數

實為八十六萬而三十九萬有奇是為本錢纔得千
錢四十六萬九千而輦運糜耗喪失與官吏兵夫廩
給雜費又不與焉至於園戶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
利犯法刑辟益繁獲利至少為弊甚大宜約至和以
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
收筭便詔從之初議弛禁因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
凡為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縣官比輸茶時其
出幾倍朝廷難之為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
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
唯臘茶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猶謂朝廷志於

恤人欲省刑罰其意良善然茶戶困於輸錢而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州縣征稅日蹙經費不克學士劉敞歐陽修頗論其事敞疏大要以謂先時百姓之摘山者受錢於官而今也顧使之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時大商富賈為國懋遷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國用修言新法之行一利而有五害大畧與敞意同時朝廷方排衆論而行之敞等雖言不聽也自天聖以來茶法屢易嘉祐始行通商

雖議者或以為不便而更法之意則主於優民熙寧四年神宗與大臣論茶法之弊文彥博王安石各論其故然於茶法未有所變及王韶建開湟之策委以經畧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而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唯茶乏茶與市即詔趨杞據見茶計水陸運致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殫五穀唯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蓋為錢三百折輸紬絹皆一匹若為錢十則折輸綿

一兩為錢二則折輸華一圍役錢亦視其賦民賣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而稅額總三十萬祀被命經度廼即屬諸州初設官場歲增息為四十萬而重禁權之令於是蜀茶盡權民始病焉

周錢布論 錢法附限民蓄錢

馬端臨 後同

按周禮主財之官雖多而專掌錢布則惟外府泉府二官外府掌齎賜之出入泉府掌買賣之出入自王介甫以鄭注國服為息之說行青苗誤天下而後儒之解此語者或以息為生息之息或以息為休息之息然於義皆無所當蓋古人創泉布之本意實取其

流通緣貨則或滯於民用而錢則無所不通而泉府一官最為便民滯則買之不時而欲買者則賣之無力者則賒貸與之蓋先王視民如子洞察其隱微而多方濟其缺乏之仁政莫尚於此初非專為謀利取息設也不原其立官之本意而勦其一語以斷天下大事可乎○買之於方滯之時賣之於欲買之際此與常平賤糶貴糶之意同泉府則以錢易貨常平則以錢易粟其本意皆以利民非謀利也然後世常平之法轉而為和糶且以其所儲他用而不以濟民則惟恐其數之不多利之不美於是亦以理財之法視之矣

按後之爲國者不能制民之產以均貧富而徒欲設法以限豪強兼并之徒限民名田猶云可也限民蓄錢不亦甚乎然買田者志於吞併故必湏上之人立法以限其頃畝蓄錢者志於流通初不煩上之人立法以教其懋遷也今以錢重物輕之故立蓄錢之限然錢重物輕正藏鏹逐利者之所樂聞也人棄我取誰無是心正不必設法禁以驅之徒開告訐之門而重爲煩擾耳

紀歷代錢製

按錢幣之權當出於上則造錢幣之司當歸于一漢時常令民自鑄錢及武帝則專令上林三官鑄之而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群國前所鑄錢皆廢銷輸其銅三官然錢以銅鐵鉛錫而成而銅鐵鉛錫搬運重難是以歷代多即坑冶附近之所置監鑄錢亦以錢

之直日輕其用日廣不容不多置監冶鑄以供用中興以來始轉而爲楮幣夫錢重而直少則多置監以鑄之可也楮輕而直多則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會子又有川引淮引湖會各自印造而其未也收換不行稱提無策何哉蓋置會子之初意本非即以會爲錢蓋以茶鹽鈔引之屬視之而暫以權錢耳然鈔引則所直者重而會子則止於一貫下至三百二百鈔引只令商人憑以取茶鹽香貨故必須分路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往而不用且自一貫造至二百則是明之以代見錢矣又况以尺楮而代數斤

之銅齋輕用重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之力剋日
可到則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後來或廢
或用號令反覆民聽疑惑乎蓋兩淮荆湖所造朝廷
初意欲暫用而即廢而不知流落民間便同見錙所
以後來收換生受只得再造遂愈多而愈賤亦是立
法之初講之不詳故也

上書論錢弊

孔覲通考

齊高帝建元四年奉朝請孔覲上書曰三吳國之關
間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
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更重錢患難用而

難用為無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人所盜鑄
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也者
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
而易成不詳慮其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
百餘年制度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得貨
之宜也以為開置錢府方督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
銖一依漢法府庫以實國用有儲乃量俸祿薄賦稅
則家給人足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剪鑿不鑄大錢
也若官錢已布於人使嚴斷剪鑿小輕破缺無周郭
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為大利貧

良之人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則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者以為錢貨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人姦上乃使諸州大市銅會上崩乃止

論錢楮

戴埴

錢與楮猶權衡也有輕重則有低昂分毫之力不與焉蓋錢與楮皆本無用可以質有用之物則人用之使如古所謂粟易械器械器易粟有無以相易則何資于錢如古所謂治田百畝歲用千五百之類小大粗足則何資于楮自物貨難於阜通於是假園法以

流轉故言錢則曰平準所以見有是錢必有是物而後可準平也錢易得則物價貴踊此漢唐以後議論也自商賈憚于般挈于是利交子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稱提所以見有是楮必有是錢以稱提之也楮多易得則金錢貴重此宋紹興以後議論也平準稱提皆以權衡取義而低昂有在於輕重明矣陸贄謂錢多則輕必作法以歛之趙開謂楮多則輕必用錢以收之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錢少如欲錢與楮俱多則物益重矣且未有楮之時諸物皆賤楮愈多則物愈貴計以實錢猶增一倍蓋古翼通有無止錢耳錢難

得則以物售錢而錢重錢易得以錢售物而錢輕復
添楮以佐錢則為質通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貴古人
惟重本政穀粟桑麻及諸食用物本也錢末也楮又
末之末柳宗元平衡曰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抑此
稱提大術也今日悉欲取法孝宗獨楮幣一事與孝
宗議論相反何耶

元鈔法 二條

元志

至正十年右丞相脫脫欲更鈔法乃會中書省樞密
院御史臺及集賢翰林兩院官共議之先是左司都
事武祺嘗建言云鈔法自世祖時已行之後除撥之

料本倒易昏鈔以布天下外有合支名目於寶鈔總
庫料鈔轉撥所以鈔法疏通民受其利比年以來失
祖宗元行鈔法本意不與轉撥故民間流轉者少致
偽鈔滋多遂准其所言凡合支名目已於總庫轉支
至是吏部尚書僉哲篤欲迎合丞相之意僉哲篤言
更鈔法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幣為母而
錢為子衆人皆唯唯不敢出一語惟國子祭酒呂思
誠獨奮然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為母下料為
子比之達達人乞養漢人為子是終為漢人之子而
已豈有故紙為父而以銅為過房兒子者乎一坐皆

笑思誠又曰錢鈔用法以虛換實其致一也今歷代
錢及至正錢中統鈔及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若下
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恐非國之利也俾哲篤武
祺又曰至元鈔多僞故更之爾思誠曰至元鈔非僞
人爲僞爾交鈔若出亦有僞者矣且至元鈔猶故戚
也家之童稚皆識之矣交鈔猶新戚也雖不敢不親
人未識也其僞滋多爾况祖宗成憲豈可輕改俾哲
篤曰祖宗法弊亦可改矣思誠曰汝輩更法又欲上
誣世皇是汝又欲與世皇爭高下也且自世皇以來
諸帝皆謚曰孝改其成憲可謂孝乎武祺又欲錢鈔

兼行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
子汝不通古今道聽塗說何足以行徒以口舌取媚
大臣可乎俾哲篤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思
誠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又曰丞相勿聽
此言如向日開金口河成則歸功汝等不成則歸罪
丞相矣脫脫見其言直猶豫未決御史大夫帖木兒
言曰呂祭酒言有是者有非者但不當坐廟堂高聲
厲色若從其言此事終不行耶明日諷御史劾之思
誠歸卧不出遂定更鈔之議而奏之下詔云朕聞帝
王之治因時制宜損益之方在乎通變惟我世祖皇

帝建元之初頒行中統交鈔以錢爲文雖鼓鑄之規未遑而錢幣兼行之意已具厥後印造至元寶鈔以一當五名曰子母相權而錢實未用歷歲滋久鈔法徧虛物價騰踴姦僞日萌民用匱乏爰詢廷臣博采輿論僉謂拯弊必合更張其以中統交鈔壹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准至元寶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寶鈔通行如故子母相權新舊相濟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十一年置寶泉提舉司掌鼓鑄至正通寶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價逾十倍又值海內大亂

軍儲供給賞賜犒勞每日印造不可數計舟船裝運軸轆相接文料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昏軟者不復行用京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旣而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視之若敝楮而國用由是遂乏矣

鈔始于唐之飛錢宋之交會金之交鈔其法以物爲母鈔爲子子母相權而行即周官質劑之意也元初倣唐宋金之法有行用鈔其制無文籍可攷世祖中統元年始造交鈔以絲爲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統元寶

鈔其文以十計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計者二曰一貫文二貫文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又以文綾織為中統銀貨其等有曰一兩二兩三兩五兩十兩每一兩同白銀一兩而銀貨蓋未及行云五年設各路平準庫主平物價使相依準不至低昂仍給鈔一萬二千錠本至元十二年添造釐鈔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初鈔印用木為板十三年鑄銅易之十五年以釐鈔不便於民復命罷印然元寶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二十四年遂改造

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有一等中統鈔通行每一貫文當中統鈔五貫文依中統之初隨路設立官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每花銀一兩入庫其價至元鈔二貫出庫二貫五分赤金一兩入庫二十貫出庫二十貫五百文偽造鈔者處死首告者賞鈔五錠仍以犯人家產給之其法為最善至大二年武宗復以物重鈔輕改造至大銀鈔自二兩至二釐定為一十三等每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元之鈔法至是蓋三變矣大抵至元鈔五倍於中統至大鈔又五倍於至元然未及期年仁宗即位以倍數

太多輕重失宜遂有罷銀鈔之詔而中統至元二鈔
終元之世蓋常行焉凡鈔之昏爛者至元二年委官
就交鈔庫以新鈔倒換除工墨三十文其貫伯分明
微有破損者並令行用違者罪之所倒之鈔每季各
路就令納課正官解赴省部焚毀隸行省者就焚之
其制之大畧如此若錢自九府園法行于歲
未嘗或發元之交鈔寶鈔雖皆以錢為文而
之鑄也

論元鈔

草大

元世祖中統至元間立鈔法以至元寶為

統交

為子子毋相權而行中統二貫準至元二百文三貫
準至元一百文行之四五十年中統以費功本多尋
不印行獨至元鈔法通行用以權百貨輕重民甚便
之至正間丞相脫脫當承平無事入邪臣賈魯之說
欲有所建立以求名於後世別立至正交鈔料既窳
惡易敗難以倒換遂澁滯不行及兵亂國用不足多
印鈔以賈兵鈔賤物貴無所於授其法遂廢嗚呼蓋
嘗攷之非其法之不善也由後世變通不得其術也
元之鈔法即周漢之質劑唐之錢引宋之交會金之
交鈔當其盛時皆用鈔以權錢及當衰叔財貨不足

止廣造楮幣以為費楮幣不足以權變百貨遂澁而
不行職此之由也必也欲立鈔法須使錢貨為之本
如鹽之有茶茶之有引引至則茶鹽立得使鈔法如
此焉有不行之患哉當今變法宜於府縣各立錢庫
貯錢若干置鈔準錢引之制如張詠四川行交子之
比使富室主之引至錢出引出錢入以引為毋以錢
為子子毋相權以制天下百貨出之於貨輕之時收
之於貨重之日權衡輕重與時宜之未有不可行之
理也譬之池水所入之溝與所出之溝相等則一池
之水動蕩流通而口脉常活也借使所入之溝雖通

所出之溝既塞則水死而不動惟有漲滿浸淫而有
濫觴之患矣此其理也當時不知徒知嚴刑驅窮民
以必行所以刑愈嚴而鈔愈不行此元之所以卒於
無術而亡也又如富人糶穀以給批行批得穀其批
以行行矣貧人必批以無穀批乃虛文又何
之哉

宋市易

宋志

王安石為政汲汲焉以財利兵革為先其市易之說
已見於熙寧二年建議立均輸平準法之時故王韶
首迎合其意而安石力主之雖以李若愚陳升之韓
絳諸人之議而卒不可回五年遂詔出內帑錢帛置

市易務于京師先是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為天下今富人大姓乘民之亟牟利數倍財既偏聚國用亦屈請假權貨務錢置常平市易司擇通財之官任其責求良賈為之轉易使審知市物之價賤則增價市之貴則損價鬻之因收餘息以給公上於是中書奏在京置市易務官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則度其抵而貸之錢責其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凡諸司配率並仰給焉以呂嘉問為提舉賜內庫

錢百萬緡京東路錢八十七萬緡為本三司請立市易條有兼并之家較固取利有害新法本務覺察三司按治之文帝削去之七月以權貨務為市易西務下市易務為東務上界以在京商稅院雜買務隸賣場隸焉又賜錢帛五十萬于鎮洮軍置司市易苛細道路怨謗者籍籍上以諭安石請宣示事實帝以鬻冰市梳僕等數事語之安石皆辯解後帝復言市易鬻果大煩碎罷之如何安石謂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蓆席黃蘆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鬻者市之以給用

六年詔在京市易幹當公事孫迪同兩浙淮東轉運司議置杭州市易務利病以聞其後以市易上界所償內帑錢三十萬緡假之爲本又賜夔州路轉運司度僧牒五百置市易于黔州選本路在任已替官監之仍以知州或通判提舉令在京市易務及開封府司錄同詳度諸行利病於是詳定所請約諸行人薄厚輸免行錢以祿吏蠲其供官之物禁中所須並下雜賣場雜買務置市司估物價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悉於是乎取決從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爲都提舉市易司諸州市易務皆隸焉又詔三司幹

當公事李杞等同詳度成都置市易務七年帝與輔臣論及成都市易事馮京曰曩因權市物致王小波之亂今頗以市易爲言安石曰彼以饑民衆官不之恤相聚爲盜耳帝問李杞行邪安石曰未也然保市易必不能致亂帝猶慮蜀人駭擾安石謂已遣使乃遽罷豈不爲四方笑乃已然其後竟罷杞等詳度三月詔權三司使曾布翰林學士呂惠卿同究詰市易事先是帝出手詔付布謂市易司市物頗害小民之業衆言喧譁布乃引監市易務魏繼宗之言以爲呂嘉問多取息以干賞商旅所有者盡收市肆所無者

必索率賤市貴鬻廣裒贏餘是挾官府為兼并也王安石具奏明其不然乃更令惠卿借布究詰之帝尋復以手札賜布令求對布即上行人所訴并疏惠卿姦欺狀且言臣自立朝以來每聞德音未嘗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虐凜凜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嘉問奏近遣官往湖南販茶陝西販鹽兩浙販紗皆未敢計息臣以謂如此政事書之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四月布復陳薛向罪茶僧不當帝惻然咨嗟及言三司決責商人多濫時帝猶必欲按治而安石主用惠卿

不可去蓋謀變其事也帝疑焉故乃以屬布既而中書奏事已帝論及市易且曰朝廷設此本欲為平準之法以便民今正爾相反使中下之民失業若此宜修補其法令元詳定呂嘉問吳安持同韓維孫永問行人輸錢免行利病參知政事馮京曰開封祥符縣給民錢有出息抵當銀絹米麥緩急喪葬之目七八種其初給錢往往願請積數既多實艱輸送帝曰如此吾民安得泰然也時布與惠卿方究市易事率數日一對帝初是布言已而從惠卿之請拘魏繼宗於開封府既而布與惠卿即東府再詰行人所訴狀如

前不變而安石懇求去位引惠卿執政提舉楚州市
易將之奇奏監務王景彰權市商人物非法及虛作
中糴入務立詭名糴之白輸息錢謂之乾息又抑賈
販毋得至他郡名為留難帝謂輔臣曰景彰違法害
人宜即治其罪時呂惠卿已參朝政而究詰市易未
竟詔促之惠卿請令中書悉取按牘異同以奏後二
日布對延和殿條析先後所陳并較治平熙寧入出
錢物數以聞帝方慮歲費寔廣令布送中書五月乃
詔章惇曾孝寬即軍器監鞠布所究市易事又令戶
房會財賦數與布所陳異而呂嘉問亦以雜買務多

入月息不覺皆從公坐有差未幾布褫職與嘉問俱
出守郡魏繼宗仍奪秩勒停初市易之建布實預之
後揣上意有疑遂急治嘉問而惠卿與布有夙怨故
卒擠之西市如故均輸之法所以通天下之貨制為
輕重歛散之術使輸者既便而有無得以懋遷焉熙
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天下財用無餘典領之
官拘於弊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
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贏年儉物貴難
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
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歛散之

權今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
稅為事軍儲軍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
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歛上供
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預知中都帑藏年
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
待上令稍收輕重歛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
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歛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
財不匱詔本司具條例以聞而以發運使薛向領均
輸平準事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
議慮其為擾多以為非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

神宗使自擇之向於是辟劉忱衛琪孫珪張穆之陳
倩為屬又請有司具六路歲當上供數中都歲用及
見儲度可支歲月凡當計置幾何皆預降有司從之
八月侍御史劉琦侍御史襄行錢顛等言向小人假
以貨泉任其變易縱有所入不免奪商賈之利琦顛
皆坐貶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言昔漢武外事四夷
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弘羊之說
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
法術不正吏緣為奸培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
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

遂以無事今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歛之臣材智方畧未見有桑弘羊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唯利是嗜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轍亦坐去官於是知諫院范純仁言向儉巧刻薄不可爲發運使人主當務農桑節用不當言利自後罷純仁諫職而諫官李常復論均輸不便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亦言均輸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

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安石之說言皆不行乃以向爲天章閣待制遣太常少卿羅拯爲使手詔賜向曰政事之先理財爲急朕託卿以東南賦入皆得消盈虛翕張歛散之而卿忠誠內固能倡舉職業導揚朕意底

于成績朕甚嘉之覽奏慮流言致惑朕心匪石豈易轉也卿其濟之

論市易之繆 四首

馬端臨

按古人立五均以均市價立泉府以收滯貨而時其買賣皆所以便民也所謂國服爲息者乃以官物賒貸與民則取其息耳今莽借五均泉府之說令民採山擇者畜牧者紡績者以至醫巫技藝各自占所爲而計其息十一分之一以其一爲貢則是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嘗有此法乎然古人之立法惡商賈之趨末而欲抑之後人之立法妬商賈之獲利而欲分之

按熙寧初王介甫秉政專以取息爲富國之務然青苗則春散秋歛是以有賒貸之息市易則買賤賣貴是以有貿易之息至於和買則官以錢買民之紬絹而已息錢惡從出蓋當時言利小人如王廣廉輩以千錢配民課絹一匹其後匹絹令輸錢一千五百是假和買絹紬之名配以錢而取其五分之息如明道所言可見其刻又甚於青苗矣

按均輸市易皆建議於熙寧之初然均輸卒不能行市易雖行之而卒不見其利何也蓋均輸之說始於桑弘羊均輸之事備於劉晏二子所爲雖非知道者

所許然其才亦有過人者蓋以其陰籠商販之利潛制輕重之權未嘗廣置官屬峻立刑法為抑勒禁制之舉迨其磨以歲月則國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記唐書皆亟稱之以為後之言利者莫及然則薛向之徒豈遽足以希其萬一宜其中道而廢也然所謂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則夫祖宗時以賦稅而支移折變以茶鹽而入中糧草即其事矣苟時得能吏以幹運之使其可以裕國而不至困民豈非理財之道固不必親行販易之事巧奪商賈之利而後為均輸也介甫志於興利苟慕前史均輸之名張官置吏廢財勞人

而卒無所成誤矣至於市易則假周官泉府之名襲王莽五均之跡而下行黠商豪家貿易稱貸之事其所為又遠出桑劉之下今觀其法制大槩有三結保貸請一也契要金錢為抵二也質遷物貨三也是三者桑劉未嘗為之然自可以富國則其才豈後世所能及然貸息抵當質遷之事使富家為之假以歲月豈不獲倍蓰千萬之利今攷之熙寧五年賜內藏庫及京東路錢為市易本共一百八十七萬緡至九年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利錢僅總收百三十三萬二千緡有奇嗚呼以縣官而下行黠商豪家之事且質

并州和紉 卷之百二 三十一
遷圖利且放債取息以國力經營之以國法督課之
至使物價騰踴商賈怨讟而孳孳五年之間所得子
本蓋未嘗相稱也然則是豈得為善言利乎桑劉有
知寧不笑人地下

又按鄭介夫熙寧六年進流民圖狀言自市易法行
商旅類不入都競由都城外徑過河北陝西北客之
過東南者亦然蓋諸門皆準都市易司指揮如有商
貨入門並須盡數押赴市易司賣以此商稅大虧然
則市易司息錢所獲蓋不足以補商稅之虧矣

元歲課

元志

山林川澤之產若金銀珠玉銅鐵水銀硃砂碧甸子
鉛錫礬硝鹽竹木之類皆天地自然之利有國者之
所必資也而或以病民者有之矣元興因土人呈獻
而定其歲入之課多者不盡收少者不強取非知理
財之道者能若是乎產金之所在腹裏曰益都檀景
遼陽省曰大寧開元江淞省曰饒徽池信江西省曰
龍興撫州湖廣省曰岳灃沅靖辰潭武岡寶慶河南
省曰江陵襄陽四川省曰成都嘉定雲南省曰威楚
麗江大理金齒臨安曲靖元江羅羅會川建昌德昌
栢興烏撒東川烏蒙產銀之所在腹裏曰大都真定

保定雲州般陽晉寧懷孟濟南寧海遼陽省曰大寧
江浙省曰處州建寧延平江西省曰撫瑞韶湖廣省
曰興國郴州河南省曰汴梁安豐汝寧陝西省曰商
州雲南省曰威楚大理金齒臨安元江產珠之所曰
大都曰南京曰羅羅曰水達達曰廣州產玉之所曰
于闐曰匪力沙產銅之所在腹裏曰益都遼陽省曰
大寧雲南省曰大理徵江產鐵之所在腹裏曰河東
順德檀景濟南江浙省曰饒徽寧國信慶元台衢處
建寧興化邵武漳福泉江西省曰龍興吉安撫素瑞
贛臨江桂楊湖廣省曰沅潭衡武岡寶慶永全常寧

道州陝西省曰興元雲南省曰中慶大理金齒臨安
曲靖徵江羅羅建昌產朱砂水銀之所在遼陽省曰
北京湖廣省曰沅潭四川省曰思州產碧甸子之所
曰和林曰會川產鉛錫之所在江浙省曰鉛山台處
建寧延平邵武江西省曰韶州桂楊湖廣省曰潭州
產礬之所在腹裏曰廣平冀寧江浙省曰鉛山邵武
湖廣省曰潭州河南省廬州河南產硝礬之所曰晉
寧若竹木之產所在有之不可以所言也初金課之
興自世祖始其在益都者至元五年命于從剛高興
宗以漏籍民戶四千於登州棲霞縣洵焉十五年又

以淘金戶二千僉軍者付益都淄萊等路淘金總管
府依舊淘金其課於太府監輸納在遼陽者至元十
年聽李德仁於龍山縣胡碧峪淘採每歲納課金三
兩十三年又於遼東雙城及和州等處採焉在江浙
者至元二十四年立提舉司以建康等處淘金夫凡
七千三百六十五戶隸之所轄金場凡七十餘所未
幾以建康無金革提舉司罷淘金戶其徽饒池信之
課皆歸之有司在江西者至元二十三年撫州樂安
縣小曹周歲辦金一百兩在湖廣者至元二十年撥
常德澧辰沅靜民萬戶付金場轉運司淘焉在四川

者元貞元年以來病民罷之在雲南者至元十四年
諸路總納金一百五錠此金課之興革可攷然也銀
在大都者至元十一年聽王庭壁於檀州奉先洞採
之十五年令關世顯等於薊州豐山採之在雲州者
至元二十七年撥民戶於望雲煽煉設從七品官掌
之二十八年又開聚陽山銀場二十九年遂立雲州
等處銀場提舉司在遼陽者延祐四年惠州銅洞三
十六眼立提舉司辦課在江浙者至元二十一年建
寧南劍等處立銀場提舉司煽煉在湖廣者至元二
十三年韶州路曲江縣銀場聽民煽煉每年輸銀三

千兩在河南者延祐三年李允直包羅山縣銀場課
銀三定四年李珪等包霍丘縣豹子崖銀洞課銀三
十錠其所得礦大抵以十分之三輸官此銀課之興
革可考者然也珠在大都者元貞元年聽民於楊村
直沽口撈採命官買之在南京者至元十一年命滅
安山等於宋阿江阿爺若江忽呂古江採之在廣州
者採於大步海他如几難曲朶刺渾都忽三河之珠
至元五年徙鳳哥等戶撈焉勝州延乃延等城之珠
十三年命朶魯不解等撈焉此珠課之興革可考者
然也玉在匪力沙者至元十一年迷兒麻合馬阿單

三人淘玉之戶舊有三百經亂散亡存者止七十戶
其力不充而匪力沙之地旁近有民戶六十每同淘
焉於是免其差徭與淘戶等所淘之玉於忽都勝忽
兒舍里甫丁三人所立水站迤至京師此王課之興
革可攷者然也銅在益都者至元十六年撥戶一千
於臨朐縣七寶山等處採之在遼陽者至元十五年
撥採木夫一千戶於錦瑞州雞山巴山等處採之在
徵江者至元二十二年撥漏籍戶於薩矣山煽煉凡
一十有一所此銅課之興革可攷者然也鉄在河東
者太宗丙申年立爐於西京州縣撥冶戶七百六十

煽焉丁酉年立爐於交城縣撥冶戶一千煽焉至元
五年始立洞冶總管府七年罷之十三年立平陽等
路提舉司十四年又罷之其後廢置不常大德十一
年聽民煽煉官為抽分至武宗大元年復立河東都
提舉司掌之所隸之冶八曰大通曰興國曰惠民曰
利國曰益國曰閏富曰豐寧豐寧之冶蓋有二云在
德等處者至元三十一年撥冶戶六千煽焉大德元
年設都提舉司掌之其後亦廢置不常至延祐六年
始罷兩提舉司併為順德廣平彰德等處提舉司所
隸之冶六曰神德曰左村曰豐陽曰臨水曰沙窩曰

固鎮在檀景等處者太宗丙申年始於北京撥戶煽
焉中統二年立提舉司掌之其後亦廢置不常大德
五年始併檀景三提舉司為都提舉司所隸之冶有
七曰雙峯曰暗峪曰銀崖曰大峪曰五峪曰利貞曰
錐山在濟南等處者中統四年拘漏籍戶三千煽焉
至元五年立洞冶總管府其後亦廢置不常至至大
元年復立濟南都提舉司所隸之監有五曰寶成曰
通和曰昆五曰元國曰富國其後各省曰獨江浙江
西湖廣之課為最多凡鐵之等不一有生黃鐵有生
青鐵有青瓜鐵有簡鐵每引二百斤此鐵課之興革

可攷者然也朱砂水銀在北京者至元十一年命蒙古都喜以恤品人戶於吉思迷之地採煉在湖廣者沅州五寨蕭雷發等每年包納朱砂一千五百兩羅管賽包納水銀二千二百四十兩潭州安化縣每年辦朱砂八十兩水銀五十兩碧甸子在和林者至元十年命烏馬兒採之在會川者二十一年輸一千餘砵此朱砂水銀碧甸子課之興革可攷者然也鈇錫在湖廣者至元八年辰沅靖等處轉運司印造錫引每引計錫一百斤官收鈇三百文客商買引赴各冶支錫販賣無引者比私鹽減杖六十其錫沒官此鈇

錫課之興革可攷者然也礬在廣平者至元二十八年路鵬舉獻磁州武安縣礬窰一十所周歲辦白礬三千斤在州者至元十八年李日新自具工本於瀏陽永興礬場煎烹每十斤官抽其二在河南者二十四年立礬課所於無爲路每礬一引重三十斤價鈇五兩此礬課之興革可考者然也竹之所產雖不一而腹裏之河南懷孟陝西之京兆鳳翔皆有在官竹園國初皆立司竹監掌之每歲令稅課所官以時採斫定其價爲三等易于民間至元四年始命制國用使司印造懷孟等路司竹監竹引一萬道每道取工

荆川稗編 卷之二十一
墨一錢凡發賣皆給引至二十二年罷司竹監聽民
自賣輸稅明年又用郭峻言於衛州復立竹課提舉
司凡輝懷嵩洛京襄益都宿开等處竹貨皆隸焉在
官者辦課在民者輸稅二十三年又命陝西竹課提
領司差官於輝懷辦課二十九年丞相完澤言懷孟
竹課頻年斫伐已損課無所出科民以輸宜罷其課
長養數年世祖從之此竹課之興革可考者然也若
夫硝鱗木課其興革無籍可考故不著焉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一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二

後學吳江皇甫汾校

禮一

選舉教養之法

考索 後同

舜典曰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王制曰春秋教以
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
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
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小樂正學干大胥
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太師
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

燕義曰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之庶子之倅掌其戒
令與其教治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于太子唯所
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
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
倅使之修德學道周禮師事掌以三德教國子至德
敏德孝德教三行孝行文行順行掌國中央之事以
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保氏養國子以道
乃教之六儀祭祀賓客朝廷喪紀軍旅車馬大司樂
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子之子弟焉
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

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雲
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護大武樂師掌教國子小
舞帔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及徹師學士而歌
徹此教國子之法也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乃垂教
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乃師教
法于邦國都鄙使各以教其所治民因此五物者民
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祀禮陽禮陰禮樂禮儀俗刑
誓度世事賢庸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
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
藝禮樂射御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不孝不睦不姻

井ノ木糸
卷之二十二
不悌不任不恤造言亂寇以五禮防萬方之僞而教之中吉凶軍賓嘉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雲門大咸大磬大夏大護大武此俊造之教也若夫選舉之法則又有不同焉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合舞秋合聲諸子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此國子之選舉者如此也周禮問胥二十五家書其敬敏任恤者旅師百家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黨正五百家書其德行道藝州長二千五百家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卿大夫萬二千五百家三年大比攷

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賓之王制曰命鄉論秀升之司徒曰選士卽自比長以上升之也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卽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鄉舉俊造者如此也若夫諸侯教養選用之法則亦有可攷者矣詩泮水曰思樂泮水薄采其

荆川稗編
卷之二十一
五
芹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諸
侯教俊造之法也至於貢士用賢之法則又有可考
者矣周禮司士曰凡邦國三歲則稽其士任而進退
其爵祿禮記射義曰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
於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奏於樂而
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奏比于樂
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
於祭而君有責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書傳
曰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
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

不適謂之誣其適則有衣服弓矢秬鬯虎賁
兵不適則有黜爵之罰此諸侯之貢士如此也
春秋之時若季文子之忠叔孫穆子之公孟獻子之
加於人一等皆出於魯之三威也若子皮之舉賢子
產之惠子太叔之美秀而文者皆出於鄭之七穆也
宋之良臣多出於戴威武莊之族舉其尤者華元子
罕是也衛之良臣亦公族及鄉大夫之裔也舉其尤
者公子荆公孫叔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
鮪史魚甯武子鄉大夫之裔也齊之高國鮑晏楚之
鬬蔣蘧屈皆能世其家而不忝乃祖乃父此諸侯用

國子之法如此也管子載齊威公為軌里連鄉之法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也復白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
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
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
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
拳勇股肱之力勦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
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於是鄉長退而修德進賢蓋
古者鄉古之意也此諸侯舉俊造之法也

漢選士之法

有三老孝弟田力掾史多訾入粟從軍良家子賢良

孝廉茂才射策明經任子下詔特舉正召為博士公
府辟召上書童子武勇補試

三老漢高祖二年農民年五十以上能悉衆為差置
以為三老文帝時始置常員三老秦制也秦人變先
王制未盡尚有存者如新城三老說高祖以仁義是
也

孝悌力田惠帝四年舉孝弟力田復其身高后置孝
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孝文二年戶口率置孝悌力
田常員

掾史趙禹以佐史補中郎于定國以郡決曹補廷尉

史以至為侍御史梅福以郡文學補南昌尉如此之類不一

有多貲入粟漢制貲五百萬為常侍郎張釋之以訾

古貲為騎郎司馬相如以訾為郎漢景詔曰今貲筭

十乃得廉士無貲不得官今限貲筭四得官晁錯建

鬻爵之議於文帝猶未鬻官也武帝始置武功爵

級故黃霸以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所忠建議請令

世家入財子弟得舉為郎吏道雜而多端至後漢遂

有入粟為關內侯者矣

有從軍良家子漢文帝時李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

有功為散騎常侍趙充國以良家子補羽林後從軍

擊匈奴還拜為中郎武帝時馮奉世以良家子選為

郎功次補武安長

有賢良漢世有大災異大政事即下詔求賢良文帝

三年以日食詔舉十五年太子家令晁錯以諸侯王

公卿郡守舉對策遷中大夫武帝以長星見董仲舒

初景帝時為博士至此以賢良對策公孫弘先為博

士後免武帝時舉賢良對策嚴助吳人以郡舉對策

擢為中大夫魏相朱邑皆以卒史對策昭帝時特詔

舉文學高第章帝時大司農劉寬舉魯丕時對策者

百餘人惟不在高第除為郎安帝時蘇章少博學能屬文對策高第為議郎

有孝廉漢初無此科獨馮唐在文帝時以孝著為郎中武帝元光元年用董仲舒言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以備宿衛無間吏民然郡國時有不舉○元朔元年詔令各郡不薦一人者罪○王吉以郡吏舉孝廉為郎路溫舒為決曹舉孝廉為山邑丞其王國人雖以孝廉舉亦不得宿衛龔勝舉孝廉以王國人出補吏○元朔元年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孝與廉待之蓋有輕重焉順

帝陽嘉中左雄上言郡國孝廉請自今年不滿四十者不得察舉然自雄之制行徐淑以年未四十而罷免當時所得陳蕃李膺陳球等三十餘人迄于永嘉察選清平然諸生試家法文史科箋奏識者外之張衡上書曰孝廉必先孝行有餘力乃學文法耳今詔書一以能誦章句結奏按為限雖有至孝不當其科也其后黃瓊以雄制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為四科种暠傳田歆為河南尹謂王湛曰今當舉六孝廉多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我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乃舉暠漢初郡

國各舉一人末乃增至五六人

有茂材董仲舒傳曰州郡舉茂材自仲舒發之漢武帝元封五年詔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宣帝元康四年遣大中大夫十二人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元帝初元二年詔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儒林傳曰博士弟子即有秀才異等者輒以名聞漢舊儀載州舉茂材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三科一明經一明律令一治劇後漢世祖始詔三公光祿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有定員矣

有射策漢儒林傳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則射策始於武帝時也其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等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何武蕭望之翟方進等皆以博士弟子得射策甲科為郎若使人皆得射策則幾於濫進恐為博士弟子者可得射策故傳贊曰開弟子員設科射策然王嘉傳直言以明經射策甲科為郎康衡房鳳傳直言射策耳

有明經昔漢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則明經亦有

試○龔遂以明經為官以明經為郡史者甚衆後漢
伏恭為劇令青州舉為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
建武中楊仁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則為
吏者亦試經章帝元和三年令國上明經者四十萬
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順帝陽嘉元年初令郡國
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
得應選質帝本初元年夏四月令郡國舉明經年五
十以上七十以下諸太學受業歲課試
有任子袁盎以兄任汲黯以父任蘇武亦以父任為
郎大抵任子多為郎次為太子洗馬宣帝時王吉上

言曰今使吏得任子弟率多驕傲不通古今宜明選
求賢除任子之令○劉向以父任為郎以行修飾為
諫大夫是漢法既任而復有所推擇初非泛然用之
也東漢桓榮之子郁以父任為郎郁授經二帝時稱
其能出傳家而桓焉亦以父任為郎明經篤行位至
三公

有下詔特舉漢高帝十一年詔曰賢士大夫如有肯
從我遊者吾能顯之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
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

正召為博士博士蓋秦官秦時叔孫通為博士漢文

帝時河南守吳公薦賈誼召以為博士○夏侯勝召為博士然則有試者張禹為郡吏久之試為博士武帝時舉茂材丞相以三科考士有明經科以待博士諫大夫之選

有公府辟召漢曹參輔惠帝時擇郡國吏謹厚者為丞相史至武帝元狩六年開丞相史員三百八十二人故令丞相設四科之辟漢制州郡察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者王商為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以此知五府得辟吏後漢黃瓊雖五府俱辟而不應孔融辟司徒府隱覈官寮貪濁者

有上書漢武帝初即位招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鬻者以十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可采者待詔公車徐樂嚴安上書朝奏召皆為郎中

有童子漢宣帝時何武以童子習科歌中和樂職宣布詩得召見遣詣博士受業順帝時左雄為尚書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奏拜為童子郎

有武勇漢成帝元延元年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孝平元始元年詔郡國舉勇武有節明兵

法者後漢安帝永初五年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建光元年又有武猛堪將帥者舉之順帝永和三年又選剛毅武猛有謀謨任將帥者
補試後漢順帝陽嘉元年以大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

魏九品官人之法

魏陳羣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通典云按九品之制初因後漢建安中天下兵興衣冠士族多離本土欲徵源流慮難委悉魏氏革命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任諸府公卿及

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爲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爲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是以吏部不能審察定覈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銓第等級憑之授受謂免乖失及法弊也惟能知其闕闕非復辨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南朝至梁陳北朝至于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段表以爲九品妨人賢惟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途之昆弟華門蓬戶之後安得不陸沉者哉

論魏九品之非

劉毅

尚書僕射劉毅以九品者始因魏初喪亂是軍中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也宜用上斷復古鄉舉里選之法上疏曰夫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皆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威福奪天朝權勢受惡隨心情偽由已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訴之忌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郡者本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遂

為坐廢若然雖宣尼之聖莫不有過則可廢何獨責於中人哉使是非之論橫於州里嫌隙之讐結於大臣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制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才德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之中正坐徇其私推貴異之器使在九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委以一國之重而無賞罰之防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籍久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長壅弊於邪人之銓損政之道四也古先政教崇鄉黨之義故得天下之人退而修本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事殊方猶不識其面

況能盡其才乎而中正知與不知將定品秩必采聲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弊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議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為官之人弃近求遠背本趨末損政之道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而論功報也今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敘是以益功實而崇虛名也損政之道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九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

得其實猶品狀相妨况不實者乎損政之道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今之九品所下不章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天下之人焉得不懈於德行而銳於人事乎損政之道八也職名中正實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并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論魏晉九品中正之法

馬端臨

按魏晉以來雖立九品中正之法然仕進之門則與兩漢一而已或公府辟召或郡國薦舉或由曹掾積累而陞或由世胄承襲而用大率不外此三四塗轍

然諸賢之說多欲廢九品罷中正何也蓋鄉舉里選者採毀譽於衆多之論而九品中正者寄雌黃於一人之口且兩漢如公府辟掾屬州郡選曹僚皆自薦舉而自試用之若非其人則非特累衡鑑之明抑且失侍毗之助故終不敢十分徇其私心自中正之法行則評論者自是一人擢用者自是一人評論所不許則司擢用者不敢達其言擢用或非其人則司評論者本不任其咎體統脈絡各不相關故徇私之弊無由懲革又必限以九品專以一人其法太拘其意太狹其迹太露故趨勢者不暇舉賢如劉毅所謂上

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是也畏禍者不敢疾惡如孫秀爲瑯邪郡吏求品於清議王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怨者皆被害戎衍獨免是也快恩讐者得以自恣如何劭初亡袁粲吊劭子岐岐辭以疾粲曰今年決下婢子品是也又如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見之鄉里以爲貶坐是沉滯累年謝惠連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坐廢不豫榮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乃白文帝言臣小兒時便見此文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文帝曰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

乃始爲彭城王義康叅軍閻續父卒繼母不慈續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續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續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以此三事觀之其法甚嚴然亦太拘蓋人之履行稍虧者一入品目遂永不可以拔拭湔滌則天下無全人矣况中正所品者未必皆當乎固不若採之於無心之鄉評以詢其履行試之以可見之職業而驗其才能一如兩漢之法也

兩晉選舉之制

考索後同

晉初依魏九品之制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人居

及父祖官名者至武帝又議考課其後九品之法漸弊計官資以定品格惟以居位爲貴劉毅以九品非經久之典上疏請罷中正除九品衛瓘請除九品復古鄉議里選李重上疏宜明貢舉之法華瓘自息禮義日崇矣劉頌復建九班之制令百官在職少遷時賈郭專朝仕者務速進故皆不行東晉元帝制揚州歲貢二人諸州各一人時遠方孝秀不復策試乃詔試經有才不中舉者免其太守後孝秀莫敢應命孔垣請延五歲許其講習乃詔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

南北朝選舉之制 七國

宋制丹陽吳會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及公卿所舉皆屬於吏部序才銓用凡舉得失各有賞罰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而代刺史或十餘年及孝武卽位仕者不復拘老幼守宰以三周為滿周朗上疏曰今宜以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二十皆令習武習經者五年有成而升之司徒習武者三年能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經不明五年勇不達雖公

卿子弟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為吏帝省之不悅謝莊以搜才路挾上表請令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銓用不從帝不欲重權在下乃分吏部置兩尚書以散其權

齊駱宰議策秀才格五問竝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一不合與第謝超宗議以為一邇峻正寧劣五通詔從宰議因習宋限年之制其所進取以官婚冑籍為先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浸以成俗和帝時梁武帝為丞相上表請自今選曹宜精隱覈依舊立簿使名實不違乃施行

梁初無中正制年二十有五方得入仕○天監中又制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爲官若有才同其類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崇鄉置鄉豪專典搜薦無復膏梁寒素之隔詔州歲舉二人大郡一人敬帝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訪選舉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

陳依梁制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又嘗爲挽郎得未壯而仕諸郡唯正王爲丹陽尹經迎得出身者亦然有高才異行殊勲者不在常例凡選無定時隨缺則補若有遷

授吏部先與參掌者署奏其可者下於選曹隨才補用其別發詔除者卽宣詔施行付選司武帝承侯景之後制度未立百官無復考校殿最之法但更年互遷驟班進秩法無可稱者後除陵孔奐繼爲吏部尚書差有其序

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可否表敘之成帝和平中詔曰今選舉之官多不以次令斑白處後晚進居先諸曹選補宜各書勞舊才能其後中正所銓但在門第吏部彝倫仍不才舉文帝內官通班以上皆自考覈以爲黜陟宣武詔庶族

子弟年十五不聽入仕孝明嗣位張彝之子仲瑀請
排抑武夫不使在清品武夫怨怒羽林虎賁相率千
餘人至尚書省詬詈求彝長子始均不獲以瓦礫投
擊臺閣聲如雷霆京師攝震遂焚其第拽彝於庭捶
辱恣心執始均生投火中仲瑀被創以竄免彝信宿
而死詔斬尤兇者八人乃命武官得依資入選崔亮
為吏部尚書乃奏為格制官不問賢愚以停解日月
為斷後甄琛元修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謹
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
也及辛雄轉吏部郎中上疏請後地先才不得拘以

停年孝莊初詔求德行文藝政事強直者縣令郡守
刺史皆敘其志業具以表聞得三人賞一階非其人
黜一階守令六年為滿滿後六年乃敘

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州縣皆置中正其課試
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
子坐於朝堂秀才各以班草對字有脫悞者呼起立
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
客刀初東魏元象中文襄王高澄攝吏部尚書乃革
崔亮年勞之制務求才實自遷鄴以後掌大選知名
者不過數四唯辛術才明簡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

門閥不遺衡鑒之美一人而已至孝昭帝詔內外執政官每在三年之內各舉一人或夙在朝倫沈屈未用或先官後進今見停散或白屋之人巾褐未釋其高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識深長幹具通濟操履凝峻學業宏贍諸如此輩隨取一長無待兼資方充舉限所薦之文指論事實隨能量用必陳所堪不得高談謬加褒飾所舉之人止在一職三周之內有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上舉主準舉人之犯各罰其金自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後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選舉時蘇綽爲六條詔

書其四曰擢賢良綽深思魏齊之失罷門資之制其察舉頗加精謹及武帝平秦廣收遺逸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爲秀才郡舉經明行修者爲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其刺史寮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

隋選舉之制

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十八年又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管刺史並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牛弘爲吏部尚書高權爲

侍郎最爲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州縣無復辟署矣煬帝始建進士科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大業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人掌尚書職事時武夫參選多授文職八年詔曰頃自班朝治人乃由勳敘拔之行陣起自勇夫自今以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授文官職事

唐取士之科

唐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二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

凡秀才試方畧策五道以文理通麗爲四等有明經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三道亦爲四等狄仁傑徐有功皆以明經舉而祝欽田明允積亦擢明經有明法凡明法試律七條令三條有明字凡書學先口試通乃默試說文字林二十條有明筭凡筭學錄大義本條爲問答明數造術詳明術理然後爲通試九章三條有一史有三史凡史內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通一史者白身有出身二史皆通者特將擢之有開元禮凡開元禮通大義百條策三道者超資與官有道舉元宗時開元二十九年

始置崇玄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有童子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者予官李泌開元中以童子召元宗登封劉晏八歲獻頌奇其幼時號神童韓退之有送張童子序裴耀卿童子科有俊士有進士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杜牧白居易楊綰顏真卿韋貫之裴垕所習皆舉進士而李宗閔牛僧孺亦舉進士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然則制舉之名七十有餘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則有

裴度韓休劉蕡之徒然賈餗牛僧孺皇甫鎛則亦以是進博學宏詞是科所取則有陸贄杜黃裳之徒然王涯劉禹錫則亦以是進武舉武后時始置武舉唐志云選用之法不足道不復書然以武舉異等中第如郭子儀遂能成再造唐室之功任子李德裕以元和宰相之後調官大抵衆科之目進士尤爲得人方其序取以文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施隱然爲國名臣者不可勝數也自隋煬帝以來風俗浮靡始有進士之科而試以律賦唐室因以孝廉秀才之科雖在而唯明經進士二科最盛而孝廉衰矣○

寶應中雖楊綰上疏力言進士者皆誦當世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又投牒自舉請依古察孝廉縣薦之州州送于省仍自投牒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而終不足以勝二科也及其後也文華之士日盛進士益重而明經稍衰減矣是以鄭覃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文宗不可武宗時李德裕論進士不根藝實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爲之何者少習其業目熟朝廷事體臺閣之儀不教自成寒士雖有出身之才固不能閑習也其議亦卒不行雖然士風所在唯上之人如何耳轉移變革豈無其道張昌齡

王公謹有時名而王師旦惡其浮華不書以第盧照鄰駱賓王文章爲時冠裴行儉謂其浮躁抑之使不進豈不足以勵方來而移風俗哉何必今日更一令明日更一法耶殿試武后天授二年策問貢士于洛成殿殿試自此始也別試唐選舉志禮部侍郎親故移試攷功謂之別試○正元間罷○元和中復○自漢至隋以前惟孝廉與秀才常行自隋唐至宋朝惟進士明經常行至熙寧間荆公用事改取士之法自是進士獨存明經始廢唐大詔令開元中處分舉人敕謂頃年策試頗成弊風所問旣不切於時宜所對

亦何關於政事徒致隱僻莫見才能以此擇賢竟未得所

論殿前試士

馬端臨後同

按殿前試士始於唐武后然唐制以考功郎中任取士之責后不過下行其事以取士譽非於考功已試之後再試之也開元以後始以禮部侍郎知貢舉選中書門下詳覆然惟元和間錢徽為侍郎知貢舉宰相段文昌言其取士不公覆試多不中選徽坐免官長慶以後則禮部所取士先詳覆而後放榜則雖有詳覆之名而實未曾再試矣五代以來所謂詳覆者

間有升黜至宋太祖乾德六年命中書覆試則以帝疑陶穀之子不能文而中選故覆之亦未嘗別為之升黜至開寶六年李昉知舉放進士後下第人徐士廉等打鼓論榜上遂於講武殿命題重試御試自此試始昉等所取十一人重試共取二十六人然於昉等所取十一人內只出武濟川一人餘十人則高下一依元次而續取到二十六人不過附名在此十人之後共為一榜然則是年雖別試而共為一榜亦未嘗有省試殿試之分也至八年覆試禮部貢元合格舉人王式等於講武殿內出試題得進士三十六人

荆川系
而以王嗣宗為首王式者禮部所定合格第一人則居其四蓋自是年御試始別為升降始有省試殿試之分省元狀元之別云

論宋明經帖書墨義

按自唐以來所謂明經者不過帖書墨義而已愚嘗見東陽麗澤呂氏家塾有刊本呂許公夷簡應本州鄉舉試卷因知墨義之式蓋十餘條有云作者七人矣請以七人之名對則對云七人某某也謹對有云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請以下文對則對云下文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

也謹對有云請以註疏對者則對云注疏曰云云謹對有不能記臆者則只云對未審蓋既禁其挾書則思索不獲者不容臆說故也其上則具考官批鑿如所對善則批一通字所對誤及未審者則批一不字大槩如兒童挑誦之狀故自唐以來賤其科所以不通者殿舉之罰極重而一舉不第者不可再應蓋以其區區記問猶不能通悉則無所取材故也藝祖許令再應待士之意亦厚矣

新刊唐荆川先生裨編卷之一百十二

問

思素不辨亦不容其錯也由其上四其言其辨
權宜不謂其孰者限只云權未審蓋其辨禁其外書限
亦謂其存之端以指其權者限權云云其曰云云

